

开胃之辣白菜

□ 三月冬

凛冽的冬季，是辣白菜展现风采的时节。风雪之中，家家户户的厨房里飘散着一种独特的香气，一种能温暖胃口，激发味蕾的香辣。这，就是传统的开胃辣白菜。

腌制辣白菜，是一门独特的手艺。这项技艺的掌握，需要厨师的巧手与心思，更需要那一份对味道的独到嗅觉。腌制的过程犹如一场魔法，原本平淡的白菜，在辣椒和各种调味料的融合中，悄然变身，成为酸辣爽口的美食。

在北方，腌制辣白菜是一项家家户户都喜爱的传统。寒冷的气候让人们更加珍惜这道美味，也因此，北方的辣白菜成为了当地人冬日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般，北方人在深秋的时

候开始动手，选择新鲜嫩绿的白菜，先将白菜的每片叶子轻轻展开，再在叶子之间撒上适量盐巴，等待其自然出水。这一步被认为是关键，因为只有足够的水分才能让调味料充分渗透，让辣白菜更加入味。

随后，是花样百出的调味料。生姜、大葱、蒜末，再加上适量的酱油、糖和醋，这些简单的食材组合在一起，却能产生出强大的化学变化。这些混合的香气仿佛一曲交响乐，奏响了一支美味的交响曲。

而在南方，辣白菜的腌制则显得更为讲究。由于气候的原因，南方的辣白菜多以小黄瓜、空心菜等爽口的蔬菜为原料，独具一格。南方人更注重口感的层次，他们会选择各式各样的辣

椒，有着不同辣度和风味的辣椒搭配，形成了多种口味的辣白菜，有着清新的口感和饱满的辣味。

南北差异中的辣白菜，不仅在原料的选择上各具特色，更在制作细节上有着微妙的差别。北方人注重的是入味的深沉，她们会将腌制好的白菜码放入坛子中，用重物压在上面，让调味料能够充分渗透。这样一来，辣白菜更显浓烈，香气更为饱满，仿佛北风中的一抹暖意。

而南方人则更注重口感的层次。他们会用保鲜膜包裹白菜，利用腌制的过程中产生的气泡，使辣椒酱更加均匀地附着在每片叶子上。这样一来，辣白菜的辣味更为分散，入口更为清新，仿佛是雨后的清爽。

在制作过程中，酱料的比例和搭配也是一门细致入微的学问。适量的糖能够中和辣味，使其更为柔和；适度的醋可以提味增鲜，令人回味无穷。这些配料的使用，成就了一道道家传的秘制辣白菜，既有地域特色，又有个人风格。

在南北的差异中，辣白菜更像是一首大地交响曲，各奏出属于自己的旋律。北方的辣白菜更显厚重，如同冬日里一杯热茶，能够温暖全身；南方的辣白菜则更富有层次感，仿佛是春日里一缕微风，让人感受到一丝清新。

然而，辣白菜不仅仅是一种味觉的享受，更是一份家的记

忆。在我小时候，每到冬天，母亲总会在厨房里繁忙起来，那一袋袋的白菜在她手中翻飞，一盆盆的辣白菜在调味料的包裹下，静静地等待着入味。她的手法娴熟，仿佛是在编织一幅美丽的画卷，而那深沉的红色调味汁，就如同画家的调色板，搅拌出一幅幅令人垂涎欲滴的画面。

每逢节日，辣白菜更是桌上的必备佳肴。那一口辣白菜，既有着几时的味道，更承载着家人团聚的喜悦。或酸中带甜，或香中透辣，每一种口味都在回味中变得独特。在那个特别的日子，桌上的辣白菜仿佛成了一颗颗星，熠熠生辉，照亮了整个家庭。

而如今，即使远离了故乡，每当嚼上一口酸辣可口的辣白菜，仿佛就能感受到母亲温暖的怀抱，感受到家的味道。

辣白菜，不仅是一道美味，更是一种情感的延续。无论是北方的厚重，还是南方的清新，每一口都是对生活的热爱，对家人的思念。在这道菜的魔力下，我们彼此间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家的厨房，感受到了那份岁月静好的温馨。

辣白菜，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味，也让回忆变得更加丰满。愿我们永远怀念这一份味道，怀念那个为我们挑灯夜战的母亲，耐心等待的祖辈，都在这瓶瓶罐罐的调料中流淌。辣白菜，成为了一家人团聚的见证，每一次的制

作都是一场温暖的仪式。

辣白菜不仅仅是一道下饭菜，更是一种独特的生活情趣。制作过程中，家人围坐在一起，亲自动手，品味其中的酸甜苦辣。这个过程是一种默契的交流，是一种亲情的传递，更是一种生活的情趣。

每逢喜庆时刻，这些辣白菜会以各式各样的形态呈现在餐桌上。或者卷入香喷喷的韭菜盒子中，或者混入炒饭中，辣白菜的多样搭配，使得它不仅仅是一道单品，更是一种灵活多变的佳肴。

在异乡他乡，每当口中的味蕾被这独特的辣白菜勾勒出鲜明的印记时，一种莫名的亲切感会涌上心头。它不仅是一道菜，更是一种故乡的味道，一种对家人的思念，是生活中的一份浓郁回忆。

辣白菜的美味，超越了口腹之欲，更是在每一次的制作中传递出家庭的温暖。它是一门生活的艺术，是一种世代传承的情感，承载了家人的心血和对生活的热爱。在这一瓶瓶罐罐中，不仅藏着香辣的白菜，更藏着家的温情。

无论是北方的厚重还是南方的清新，每一口辣白菜都是对生活的一份独特情感的表达。愿辣白菜的香味，永远萦绕在我们的生活中，成为一种味蕾的记忆，一份家的情感。

大舅去世了。

这是继三妈之后，又一个病逝的亲人。字里行间写得到的痛楚，不及至亲之人的千分之一，不及逝者疼痛的万分之一。

就在这半年多以前，三妈去世的后一天，我载三伯去察看选好的墓地，三伯数将半天才找到定好的位置，抬了上面的土，指着墓地东面拘留所的哨岗对我说：“你看，这里多安全，如同是人给站岗。”回去的路上，放下车窗，掸掸烟灰对着夕阳说：“走了就没了。”

大舅因为病变带给他的疼痛持续了一年有余。刚过完年，身体却出奇得好很多，初二还是初三，独自骑着车停在我家门口，趟地地从车上下来，给我掏了压岁钱，又趟地地爬上车，客气几句摇摇晃晃地骑回了家，连口茶水都等不及喝。在人生最后的时光里，他也总是揣着勉强东边串个门西边拉个呱，站不住了便回到西屋的床上躺着。邻居也都报以乐观，“宝刚恢复得不错啊！”可能他自己也想鼓励自己吧，我总这么想，不敢断定，数次去见他，也都心灰意冷。直到知晓他排便困难，咨询了医生，大致断定时日已不多。19日清晨，妈妈带着哭腔推开了我的房门，“大舅没了，这是真的没了。”

三妈走的时候，堂哥的哭声如马嘶一般，悲痛中夹杂着失去母亲的绝望与凄凉。大舅走了，二女儿细细地抽泣，又像是寒冷冬天下了不停的雨，刺骨疼痛。蜷缩着趴在冰棺上，看着她父亲的脸，可能也会想起生前嘱咐她的种种，可能也会想起很多童年的往事，可能也会想起作为一个有父亲的女儿是多么幸福，哪怕怕父亲病了，也可以接着他的胳膊要东要西，要他活蹦乱跳地回到过去。她还是孩子，我50岁的妈妈在86岁的外婆面前也是个孩子，她们都是孩子，我也是孩子，如果孩子可以跟灰白的苍天撒个娇永远留住父母，这世间便不会再有表妹这般的切骨之痛。

86岁的外婆也失去了她的大儿子，86岁的心酸在冰棺边送走了她带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个生命。我们生命中任何阶段的脆弱都可能为我们带来勇敢，唯独86岁的脆弱是会被击倒的，对孩子的思念会从晨曦之光发酵至迟暮黄昏，从闷热的初秋到孩子受过千千万万遍绞痛的盛夏。我总开玩笑，如果可以，母亲会义无反顾地用自己的命换孩子活着，孩子却未必如此。

临走时，外婆让妈妈时不时地回去看看她，妈妈满口说着一定，却因为我的缘故很难有百分之百的履约。八九年前，外公开始生病，跟妈妈说已经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了，妈妈草草安慰了句“老了都会这样”。两种感受应该大体相同，心境却不同，因为我的缘故，母亲这一生都在为我奔波，能为她父母做的，除了闲暇时少得可怜的照料，就剩着外公安详的遗体号啕大哭了。那种撕心裂肺的心酸和苦楚必然是每个人对父母一辈子的遗憾化作的。

三妈周年的时候我与三伯

在酒桌上闲聊，三伯在醉意未到时，回忆渐起，说起了自己年轻时在河里两次捞回奶奶的壮举，奶奶生活的那个年代，自寻短见比活着要更加容易，这便是缘由。三伯说得兴起，一饮而尽，往事这杯酒，倒去了当时的苦楚，也斟满了如今的自豪。虽然三伯的游戏人生我认同得不多，但这件事是极其骄傲的，当我在一个闷热夜晚的饭店里，自豪地向朋友们复述这件事，如同是我跳下河去，将那瘦小的奶奶托出水面一般神气。坐我对面的银行职员，推了推眼镜，忽得一声咳嗽，这咳嗽沉闷，却锐利无比，犹如剪刀般剪去了我的声音，他将杯中的茅台一饮而尽，像年久失修的机器转身过去，眼泪啪嗒啪嗒地滴在木质的桌面上，那声响几乎不可思议地盖过了店里的嘈杂。“我也捞过我的妈妈，两次，一次活的，一次死的。”他细细地说完，蓦然点起一根烟在静谧的角落落里烧着，他也如同烧着了，烧成了一个有呼吸有心跳的死人，只是不再说话。我也不再说话了，任何一句话都会在说出后被定罪，后来这事儿就不了了之了。谁也没有去向那人递上问候，可能是大家怕自己的话像掉落的刀子扎疼他，也可能是我们本就无心，他没有关心过他到底会不会伤心，他也没有因为这样的一个夜晚而闷闷不乐，照样朝九晚五地去银行上班。我再见他时想要开口为那晚的事抱歉，他却先开了口约我去哪里夜宵，说完一溜烟地钻进银行的玻璃门，只留下我和我掉在地上的愧疚。我本是个很难感同身受的人，可那晚他的眼泪仿佛融化了我的泪水滴在了我心上，总时不时地灼痛于我。

成长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越来越频繁地参加丧仪，参加的丧仪越多，对生与死的概念也逐渐变得畏惧又清晰。对生死的意义参透一二，能够教会我们如何好好生活，好好经营自己是好或是坏，或是时好时坏的现状与未来，我们慢慢会变得不对现实那么卑躬屈膝，不对过去懊悔不已，不对未来惴惴不安。我们渐渐明白自己并不在乎的快乐和幸福，别人正珍视或者已经失去。我们不会再追问活着的意义是什么，这样没有营养的问题，更多的是关心明天的菜价、孩子的学区、父母的健康，投入到周而复始的工作中去，或小有成就，或碌碌无为。活着最大的意义就是活着本身，高兴时开怀大笑，难过时悲恸痛哭。我们在不断失去拥有的同时，时间也在为我们孕育着新的希望，那是生活对我们最大的馈赠，像大雪封山时的篝火晚会，每个人的脸庞都被映得通红，每个人绝望后重获的笑容也被映得通红。

愿表妹知晓她的父亲在天有灵对她的牵挂是要她向前，要她勇敢，揣上思念放下痛楚，好好生活。

我的朋友自那以后，再未说起过他的母亲，他所经营的小家温馨又让人羡慕，我想这也是他母亲所希望的。

……

离去的人呐，最后只剩下一座座墓地，却如同那永不落下的夕阳，散发着慈悲的余晖。



生活的哲学

□ 小可

生活，是一场没有彩排的戏剧，每一个瞬间都蕴含着无尽的哲理。我们往往习惯于琐碎的日常，却忽略了这些平凡细节中蕴含的深邃哲学。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到夜幕降临的最后一颗星，每一个呼吸、每一次碰撞，都在述说着关于生命的故事。

在匆忙的生活中，我们时常忽视了停下脚步的重要性。或许，哲学就隐藏在那一杯咖啡的香气中，或者躲在与朋友的深夜对话里。在微小的细节中，我们可以感知到生活的深邃内涵。生活的哲学就是在这些平凡的瞬间里被捕捉、被阐释的。

每一次与人相遇，都是一场心灵的交流。我们在日常的闲谈中聆听着彼此的故事，体味着相似和差异。这种交流不仅让我们更加了解他人，也拓展了自己的视野。于是，生活的哲学在这无声的交往中得以显露。在琐碎的对话背后，隐藏着对生命、存在的思考，正如一幅无声的油画，需要仔细品味。

生活的哲学还体现在我们对自然的感知中。当我们仰望星空，聆听风的低语，或是静观大海的波澜，我们仿佛融入了宇宙的律动。自然是哲学的教室，生活的哲学正是从这片宏伟的天地中汲取灵感。我们在日常的与自然的互动中，感受到生命的脉动，领悟到生存的奥妙。

生活的哲学也体现在对时间的理解中。时间是一位慷慨的导师，教会我们成长，告诉我们珍

惜。在每一个时刻，时间都在雕刻我们的容颜，也在铭记我们的历程。生活的哲学正是在这无常的流逝中浮现，教导我们懂得珍惜当下，感恩过去，迎接未来。

生活的哲学是多元而深邃的，需要用心去品味，用思考去解读。在这纷繁复杂的世界中，停下脚步，倾听内心，或许我们能够发现更多关于生活本质的奥秘。因为生活的哲学，正蕴含在我们每一个呼吸、每一次眨眼之间。

清晨，当第一缕阳光穿透窗帘，洒在被窝里，我们迎来了新的一天。这一刻，仿佛是生活的启示：每一个新的开始都是无限可能的源泉。阳光透过云层，照亮了沉睡的世界，就像希望穿越困境，照亮我们的心灵。在这初升的阳光下，我们可以反思昨日的疲惫，准备迎接崭新的挑战。

一杯咖啡，不仅是醒神的饮料，更是思考人生的伙伴。在咖啡馆的角落，我们与自己对话，与他人分享人生百态。每一次悠闲的午后，都是一场灵魂的洗礼。咖啡间的哲学，正是在品味咖啡的醇香中，发现生命的复杂和美好。或许，人生的真谛就蕴含在每一次沉浸在咖啡香气中的邂逅中。

当夜幕降临，星星点缀着黑色的天幕，朋友们在灯光下分享彼此的心声。深夜的对话是一场心灵的碰撞，是关于爱、梦想、迷茫的交流。在这安静的时刻，我们探讨生活的意义，磨练彼此

的思考。深夜对话的哲学，是在共情的烛光下，我们发现自己的脆弱和坚韧。

走进自然，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巨大的图书馆，那里写满了生命的诗篇。在森林中漫步，听风吹拂树叶的声音，我们能够感受到自然的力量和智慧。自然之美是哲学的画卷，每一片绿叶、每一滴露珠，都在述说着生存的奥秘。在与自然的融合中，我们学会了谦逊，学会了顺应，也领悟到了生命的不可预测。

时间，是一位无情的艺术家，用它的画笔雕刻我们的容颜。生活的哲学在于学会欣赏时间的沉淀，沐浴成长的经验。回首过去，我们看到的不仅是岁月的痕迹，更是一幅幅珍贵的画卷。时间教会我们珍惜当下，因为每一个此刻都是生命中不可复制的奇迹。同时，它也提醒我们放眼未来，因为每一个未知都是我们成长的机遇。

雨天，细雨的雨滴在窗上跳跃，大地沐浴在清新的气息中。每一场雨都是一次生命的洗礼，是对坚韧不拔的考验。我们从雨中学会了适应，学会了在困境中保持生命的韧性。雨天的哲学，是在看似无望的境地中，我们找到了生命的力量，迎接未知的挑战。

在喧嚣的城市中，有时我们需要独自一人，与内心对话。独处时，我们可以审视自己的内在，面对心灵的起伏。这是一次自我发现的旅程，也是对人生目



标的重新定位。独处的哲学，在于在寂静的时刻，我们能够感知到自己的深层需求，理清生活的方向，找到内心的平静与力量。

生活的哲学还隐藏在我们与他人分享欢笑的时刻。笑声是人类情感的纽带，是幸福的味道。在喜剧中，我们发现生活中的荒谬和可笑，也懂得了在困境中保持乐观。笑声的哲学，是在与他人共鸣时，我们找到了彼此的共鸣和支持，发现了幸福的真谛。

家庭是生命中最温暖的港湾，也是哲学的源泉。在家人的关爱中，我们感受到了彼此之间深厚的情感，学会了宽容和体谅。温馨家庭的哲学，是在日常的家庭琐事中，我们体会到了无私的付出和真挚的关爱，理解到了生活的真正价值。

在这个无垠的生命之旅中，

我们时常迷失在纷繁的琐事之中，却往往忽略了那每一刻蕴含的哲学。生活的真谛不仅存在于宏大的理念中，更藏匿在每一个微小的瞬间。唯有用心体味，善于观察，我们才能在生活的细枝末节中找到哲学的真谛，让每一天都成为深刻而有意义的历程。因为生活的哲学，正是由这无数个看似平凡的点滴构成的，等待我们去探索和领悟。

生活的哲学，就是在这些看似平凡的瞬间中展现出来的。我们不妨停下脚步，聆听生活的声音，去感受这个世界的深度。因为在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里，都蕴含着无尽的智慧，等待我们去发现和体验。生活的哲学，或许并非非高深莫测，而是躲藏在日常琐事背后，等待我们用心去品味。

下一通紧倒。

小时候我家附近有家小饭铺，卖炒肝、烩肠。清晨时分厨师在门外洗猪大肠，就是这么一种景象。眼看天色越来越暗，别人也动手来找，就有点七手八脚。我的哥们被人找得不耐烦，拉开了中间的白布帘子，也去帮帮忙。

最后终于在太阳下山以前找到，把它割下来，天也就黑了，要是再迟一步，天黑了看不见，就得开着膛晾一宿。原来我最爱吃猪大肠；自从看过这个手术，再也不想吃了。

时隔近三十年，忽然间我想起了住院看别人手术的事，主要是在发疯。谁知道呢，也许再过三十年，再看今天的人和事，也会发现有些人也是在发疯。

如此看来，我们的理性每隔

三十年就有一次质的飞跃——但我怀疑这么理解是不对的。理性可以这样飞跃，等于说当初的人根本没有理性。就说三十年前的事吧，那位主刀的叔叔用漆黑的大手捏着活人的肠子上下倒腾时，虽然他说自己在学习战争，但我不信他不知道自己是在胡闹。

由此就得到一个结论：一切人间的荒唐事，整个社会的环境虽是一个原因，但不主要。主要的是：那个闹事的人是在借酒撒疯。这就是说，他明知自己在胡闹，但还要闹下去，主要是因为胡闹很开心。

我们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推论：不管社会怎样，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作为杂文的作者，把推论都写了出来，未免有直露之嫌，所以到此打住。住医院

的事我还没写完呢：我在医院里住着，肝炎一点不见好，脸色越来越黄；我的哥们动了手术，刀口总是长不上，人也越来越瘦。

后来我们就结伴回北京来看病。我一回来病就好了，我的哥们却进了医院，又开了一次刀。北京的丈夫说，上一次虽把阑尾割掉了，但肠子没有缝住，粘到刀口上成了一个瘻，肠子东西顺着刀口往外冒，所以刀口老不好。大夫还说，冒到外面还是万分幸运，冒到肚子里面，人就完蛋了。

我哥们倒不觉得有什么幸运，他只是说：妈的，怪不得总吃不饱，原来都漏掉了。这位兄弟是个很豪迈的人，如果不是这样，也不会拿自己的内脏给别人学习战争。

名家赏析

我年轻时，有一回得了病，住进了医院。当时医院里没有大夫，都是工农兵出身的卫生员——真正的大夫全都下到各队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去了。话虽如此说，穿着白大褂的，不叫他大夫又能叫什么呢。

我入院第一天，大夫来查房，看过我的化验单，又拿听诊器把我上下听了一遍，最后还是开口问我：你得了什么病。原来那张化验单他没看懂。其实不用化验单也能看出我的病来：我浑身上下像隔夜的茶水一样的颜色，正在闹黄疸。

我告诉他，据我自己的估计，大概是得了肝炎。这事发生在二十多年前，当时还没听说有乙肝，更没有听说丙肝丁肝和戊肝，只有一种传染性肝炎，据说是一种肝炎中国原来也没有，还是三

年困难时吃伊拉克蜜枣吃出来的一一叫做蜜枣，其实是椰枣。我虽没吃椰枣，也得了这种病。大夫问我该怎么办，我说你给我吃维生素吧一一我的病就是这么治的。说句实在话，住院对我的病情毫无帮助。但我自己觉得还是住在医院里好些，住在队里会传染别人。

在队里没有别的消遣，只有看大夫们给人开刀。这一刀只是开向阑尾一一应该说他们心里还有点数，知道别的手术做不了。我说看开刀可不是瞎说的，当地经常没有电，有电时电压也极不稳，手术室是四面全是玻璃窗的房子，下午两点钟阳光最好，就是那时动手术一一全院的病人都在外面看着，互相打赌说几个小时找到阑尾。

后来我和学医的朋友说起此

事，他们都不信，说阑尾手术还能动几个钟头？不管你信也好，不信也罢，我看到的几个手术没有一次在一小时之内找着阑尾的。

做手术的都说，人的盲肠太难找一一他们中间有好几位是部队骡马卫生员出身，参加过给军马的手术，马的盲肠就很大，骡子的盲肠也不小，哪个的盲肠都比人的大，就是把人个子小考虑在内之后，他的盲肠还是太小。闲着没事聊天时，我对他们说：你们对人的下水不熟悉，就别给人开刀了。你猜他们怎么说？“越是不熟悉越是要动一一在战争中学习战争！”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知道，这后半句是毛主席语录。

人的肠子和战争不是一码事，但这话就没人说了。我觉得有件事情最可恶：每次手术他们都

肚子上的战争

□ 王小波

让一个生手来做，以便大家都有机会学习战争，所以阑尾总是找不着。刀口开在什么部位，开多大也完全凭个人的兴趣。但我必须说他们一句好话：虽然有些刀口偏左，有些刀口偏右，还有一些开在中央，但所有的刀口都开在了肚子上，这实属难能可贵。

我在医院里遇上一个哥们，他犯了阑尾炎，大夫动员他开刀。我劝他千万别开刀一一万非开不可，就要求让我给他开。虽然我也没学过医，但修好过一个闹钟，还修好了队里一台手摇电话机。

就凭这两样，怎么也比医院里这些大夫强。但他还是让别人给开了，主要是因为别人要在战争里学习战争，怎么能不答应。也是他倒霉，打开肚子以后，找了三个小时也没找到阑尾，急得主刀大夫把他的肠子都拿了出来，上

下一通紧倒。

小时候我家附近有家小饭铺，卖炒肝、烩肠。清晨时分厨师在门外洗猪大肠，就是这么一种景象。眼看天色越来越暗，别人也动手来找，就有点七手八脚。我的哥们被人找得不耐烦，拉开了中间的白布帘子，也去帮帮忙。

最后终于在太阳下山以前找到，把它割下来，天也就黑了，要是再迟一步，天黑了看不见，就得开着膛晾一宿。原来我最爱吃猪大肠；自从看过这个手术，再也不想吃了。

三十年就有一次质的飞跃——但我怀疑这么理解是不对的。理性可以这样飞跃，等于说当初的人根本没有理性。就说三十年前的事吧，那位主刀的叔叔用漆黑的大手捏着活人的肠子上下倒腾时，虽然他说自己在学习战争，但我不信他不知道自己是在胡闹。

由此就得到一个结论：一切人间的荒唐事，整个社会的环境虽是一个原因，但不主要。主要的是：那个闹事的人是在借酒撒疯。这就是说，他明知自己在胡闹，但还要闹下去，主要是因为胡闹很开心。

我们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推论：不管社会怎样，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但作为杂文的作者，把推论都写了出来，未免有直露之嫌，所以到此打住。住医院

的事我还没写完呢：我在医院里住着，肝炎一点不见好，脸色越来越黄；我的哥们动了手术，刀口总是长不上，人也越来越瘦。

后来我们就结伴回北京来看病。我一回来病就好了，我的哥们却进了医院，又开了一次刀。北京的丈夫说，上一次虽把阑尾割掉了，但肠子没有缝住，粘到刀口上成了一个瘻，肠子东西顺着刀口往外冒，所以刀口老不好。大夫还说，冒到外面还是万分幸运，冒到肚子里面，人就完蛋了。

我哥们倒不觉得有什么幸运，他只是说：妈的，怪不得总吃不饱，原来都漏掉了。这位兄弟是个很豪迈的人，如果不是这样，也不会拿自己的内脏给别人学习战争。